

# 在尘世重述爱情的童话

——读蒋胜男长篇小说《天圣令》 □乌兰其木格

“故事艺术已经成为人性的首要灵感源泉，因为故事在不断地设法整治人生的混乱，挖掘人生的真谛。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

——罗伯特·麦基

“爱情就像雷电和它最初发射出的光芒；爱情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为了爱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质方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不管所采取的行动对旁人来说多么夸张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会倍受赞赏。”

——劳伦斯·斯通

皇皇四卷本的《天圣令》以宋代章献明肃刘皇后的个体成长和爱情故事为中心，兼及描绘出北宋王朝从太宗、真宗到仁宗三个朝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风情。《天圣令》与蒋胜男此前创作完成的《半月传》《燕云台》等作品一样，亦是以史书中实有的杰出女性为中心，在“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下，采用“纪传体的叙事技巧”来描摹历史上曾掌控江山社稷的女性政治家的生命故事。

作为一部雅正而宏阔的小说，《天圣令》可以探究和阐释的空间多维而宽广。诸如，作为大女主小说，其建构女性历史的努力及性别意识的凸显；作为历史小说，其在历史事实和想象虚构间的精心剪裁与叙事策略；作为家族小说，其对帝王家族人伦亲情在权谋中的异化和扭曲的深度揭示；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小说对法理、历史、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哲学化思考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天圣令》倡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并彰显出颇为颖异的英雄史观。如认为吴越王钱外傲投降宋朝的行为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仁善之举，因为这一举动可以使“吴越数十万百姓免遭兵灾，弃王位纳土归宋，这不是屈服，而是勇敢”。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小说可供阐释和探讨的地方非常之多。

但在诸多的阐释维度中，笔者认为《天圣令》最令人感怀的是作者对爱情的笃定与浪漫化的书写。诚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谱系中，爱情题材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笔者通过个体的阅读和观察，发现无论是纸媒文学还是网络文学，爱情早已被抽空或放逐，失去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魔幻力量。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古典主义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式的真挚爱情久已消失不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爱情题材在文学世界中消失了，恰恰相反，我们时代的爱情故事还是源源不断甚至异常繁荣地被制造和书写出来。然而在言情的框架和传奇的故事中，作家们更愿意探讨的是爱情的伤逝磨损或现实计较，认同的是理智大于情感的婚恋模式。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的网络言情小说中，神圣的爱情被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洪流所裹挟，曾经纯洁唯美的浪漫之爱与死生相依的缠绵爱恋已经退隐。譬如随处可见的各式“攻略”或“升职”式的婚恋，喻示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穿着爱情的马甲肆意流布的现实。在这一理念认知下，尽管小说中的男女曾经年少深情过，但在金钱实利的考量和岁月的迁变中也会走到相看两厌的地步。这种书写路径折射出现代人的情感结构和生活实景：相爱容易相守难，恩爱不移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男女两性在大时代的时势趋向中普遍衍生出无力感与幻灭感。于是，清逸的、短暂的、流动的两性关系和情感结构普遍存在于当下“70后”“80后”的作品当中，这已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公允地说，爱情的趋于消散与时代转型期道德、伦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倒不全是青年作家的情感匮乏使然。然而，无论如何，文学是入学，爱情作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珍贵情感，不应该被弃置和贬损，更不应该被高度利益化和权谋化。文学作为星空和灯塔，必须保卫情感，进而重铸爱情的光芒和生命的意义。欣慰的是，蒋胜男的小说孜孜不倦地确证着爱情的美丽和恒久，并以近乎执拗的方式书写出至纯之爱所具有的救赎力量。

《天圣令》开篇即交代了蜀地少女刘娥为了活命的逃荒之旅，她与半路结识的少年龚美经历重重的磨难，终于抵达了汴京城。为了更好地生活，刘娥从孙大娘的糕饼铺“跳槽”到桑家瓦肆，从而与还是韩王的真宗相遇。在此后的交往和互动中，年纪相当的少男少女情愫渐生并产生出真挚



的爱恋。定情之后，他们矢志不渝地爱着对方，即便韩王成为皇帝后，对刘娥依然深情不移。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在携手共度人生的时日中，刘娥毫无保留地爱着韩王。当他初为天子经受巨大压力并陷于孤独惶惑时，是刘娥的爱与鼓励让他找到了自信，从而不再自我怀疑，转而以积极果敢的心态承担起帝王的职责。而真宗对刘娥的爱，不仅让她从大字不识的市井孤女成长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女性政治家，更赋予她笃定从容、正直坦荡的气质禀赋与行事风格。由此可见，在《天圣令》中，至纯至性的爱所具备的伟力不仅在于男女两性的现世安好，而且使得他们在爱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新的自我——真宗从不知人间疾苦的贵公子变成体恤民生、推行厚生养民政策的仁厚帝王；而刘娥则从温饱苦苦挣扎的少女变成可以与皇帝共执朝纲、治国理家的非凡女性。

蒋胜男以诗性的浪漫之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爱的恒久与巨大魅力。在作者的重重铺垫之下，将帝后的专情和痴恋写得摇曳多姿而又令人感怀。从少年之爱到白头偕老，这并非作者有意要书写反人性常理的故事，而是她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充满魅力的叙事召唤：在最不可能专情的人物



# 抗疫时代背景下的网络文学非虚构写作

□江河

湖北网络作家“午夜清风”的网络文学新作《微粒之重：一位疫区普通人的生活纪实》（以下简称《微》）2020年8月25号在移动端掌阅上线，这部抗疫文学作品以“我”的视角，见证了“我”及以“我”为中心的“家庭”“企业”“社区”“城市”“故乡”“亲人”等因疫情带来的各种权衡撕扯和生活改变。通过“我”在场式的感受和叙事记录，叙述了从疫情最初期人们的恐慌到随着对病毒的认知逐渐安静从容并坚定守望；从生活中全家人一次次与“病毒”擦肩而过的惊心动魄到艰难时期“邻里互助”“亲友关怀”的点滴感动；从“交通、社区严管”到居民们“自律自守”阻断病毒，从国家指挥到各个战线上的全民战疫。与其它抗疫作品不同的是，作者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人的层面——尤其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关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书写上。

此次面临疫情，网络文学平台和网络作家的反应是很快，各大平台的征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阅文集团“我们的力量”抗疫主题征文2月9日上线，有12000多名作者报名参加，4000多部作品审核上线。这些作品以虚构小说作品和直抒胸臆的随笔、散文、诗歌居多，而非虚构类作品并不多见，午夜清风的新作正是其中之一。所谓“文学的方式”，是指该作品文学性和平民性的特性要高于纪实性、调查性和社会性特性。有学者认为，非虚构写作有五个基本特征：文学性、纪实性、调查性、社会性、平民性，“非虚构写作的工作方式建立在长期、深入的采访、调研基础上，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这种来自于真实生活的鲜活经验，避免先入为主的概念化”。《微》不是全方位由上至下表现抗疫的宏大叙事，它不追求田野调查的精密严谨，也不追求访谈报道的现场亲历感，而是重在通过对时代大变局下个人命运和精神的书写，是浸入式、亲历式和个人化的书写方式，这种用网络文学的叙述手法，展示疫情生活和抗疫精神的方

式，正是我所认为的“文学的方式”。所谓“个人化的方式”，指的是该作鲜明的第一人称的自叙传特征，把“我”与这段特殊时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抓住了每一个读者，熟悉作者的读者很容易发现作品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和作者之间的高度同一性，使得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自叙传特点。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自陈心迹的传统。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鲁迅的“打心自食”，从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的真切祈愿到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写家族旧事，从郁达夫《沉沦》的大胆到巴金《随想录》的真诚，可以说，将自我熔铸在文学作品当中，会让读者产生震撼、真挚、热烈、动情的阅读感受，我想这也是午夜清风追求的写作效果。这场疫情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身处疫情中的人成为主体。作品中最感人之处皆在于作者内心最沉痛处：面临世纪灾难，“我”在故土与城市之间、事业与家庭之间，亲情与爱情之间的艰难平衡与撕扯等等，而这一切都以看似平淡的语调写出，有着自省、冷静和自剖的赤诚。如作者写“我”有关疫情不仅仅侵袭人类的身体，还会对人的心灵带来创伤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健康人的那种无力感，并不亚于病人的。有时候我在想，这何尝不是当下一些农村人进城以后，在现实生活面临的鸿沟，融不进去，却又退不回去……”（第11章）将城乡差别造成的无力感和面对疫病的无力感进行类比，显现出作者独到的人生洞察力。

其次，表达了对疫情来临的深入思考，体现出人民史观。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抗疫“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但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防疫形势依然严峻。对此防疫抗疫斗争的反思和总结，是所有抗疫文学共同的主题。《微》也不例外。但和其他政论式、新闻式、讴歌式的写作不同，该作更多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人的层面——尤其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关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书写上。在目前抗疫文学阵营中，

身上去确证爱情的永不止息与巨大魔力。这样的叙事选择和信义伦理，其背后还凸显出蒋胜男力图建构历史连续性、文化连续性和伦理连续性的努力。同时，通过真宗与刘娥互相成全的爱情故事，《天圣令》也贡献了值得重视的两性观与人性论，强调了男女两性间包容和谐的一面，重申了历史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缔造的常识。

如果说刘娥与真宗的爱是理想的浪漫之爱，那么刘德妙和刘娥之间的情感则是爱情与阴谋的典型范例。刘德妙美丽而富有才情，她“不是不知道他声名狼藉，不是不知道他奸险阴毒，不是不知道他与她地位悬殊，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在利用她。可是，三年前的桃花春风里，那中年书生隐了身份，到她的庵堂里，下了三天三夜的棋，论了三天三夜的经文道法，他为她亲手制茶沏茶，他为她挥毫作画，他与她琴箫合奏……”自此以后，刘德妙死心塌地爱上了丁渭，甘愿成为他手中的一枚棋子。当丁渭失势后，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之时，只有刘德妙挺身而出，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绝不辜负丁渭。其实，在这段情感关系中，刘德妙自始至终是清醒而睿智的，她早已勘破了丁渭的虚情假意，更预见她有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但她依然义无反顾地奔向丁渭布下的爱情陷阱，将理智甚至生命抛之脑后，似扑火的飞蛾，生动地诠释出“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式的痴恋。至此，古典式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虐心爱情再次复现，然而身处其间的刘德妙却不需要旁人的同情惋惜，事实上，她无怨无悔，因为她确信她是爱他的，爱是她生命中的信仰，她只想单纯地爱，不顾世俗法则和理性法则的辖制。

我们理由认为，蒋胜男借着刘德妙的爱，表露出她对罗曼蒂克式的狂热之爱的热烈召唤。在作家看来，单方面的爱也是爱，甚至更为弥足珍贵，而且真正的爱本就是迷狂而执拗的。所以，名利、阴谋、死亡都不能绞杀爱，在信仰者看来，爱如同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亘古不变地挺立在生命的原野中。

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勃勃，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熟悉蒋胜男作品的读者可以发现其历史写作逐渐由前期的人性解放为中心转向“一往情深”的爱情建构，只不过在热切呼唤真爱的同时，并不拒绝对宏阔世代的哲理之思。《天圣令》中，蒋胜男以有情的眼光看待世间的一切，她以炽热的情感和诗意的笔触细细讲述了红尘男女或缠绵或悲壮的爱情故事。在争权夺利而又复杂幽微的人性中，爱虽然充满磨难和艰险，但这些痴情男女始终没有放弃爱的能力与信仰。在作者看来，爱情与亲情一样，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普遍诉求，亦是涵养生命的源头活水。因之，在文学的理想国中，爱情的中心位置是不可移易的，而在饱满的灵魂深处，无不布满爱的旖旎与恩慈。

小狐濡尾所作的《南方有乔木》以爱情故事为中心，刻画了一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的现实画卷，是网络小说中难得有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的书名“南方有乔木”与舒婷《致橡树》中的“木棉”一样，同样是独立自主女性的隐喻，高扬了新时代女性独立自强的价值取向。小说完成了对传统“傻白甜”“霸道总裁”式言情小说的颠覆，超越了此类言情小说中容易堕落的男权窠臼，体现了追求男女平等的意识，体现了作者独立的女性立场。

将女主人公南乔设定为“无人机创业”的角色，更彰显了这种新时代独立的女性立场，是对普通网络小说的突破。

首先，南乔的形象是一位在无人飞行器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人才，其性格独立自主，内心坚韧强大，已经是一种对性别偏见的超越。众所周知，社会上总有一种刻板偏见：男生更适合读理科，而女生更适合读文科，是因为女生脑子笨，理性思维不强。然而，这只是对封建意识残留，或者说西方现代性中心父权中心与理性中心主义的合谋。并且，现实中的例证已经打破了这一想象：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清华大学教授颜宁……然而，在许多网络“爽文”之中，还残留着这种偏见：女性就是只会吟诗作对，弱柳扶风的温柔女子，是被男性占有的资源。因此，坚韧不拔、明亮阳光的南乔更昭示出这本网络小说的可贵之处。

其次，将南乔放置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中，将其设定为一位在无人飞行器领域勇敢创业的新时代女性，更是一种突破。在此，我们不妨将十七年文学期间的红色经典《创业史》中的“创业”与《南方有乔木》中的“创业”展开一番比较。

《创业史》中的“新女性”徐改霞因为不甘于成为家庭之中经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贤妻良母，毅然离开梁生宝，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当中。作为新时代网络优秀作品的《南方有乔木》，对《创业史》有所继承与发展。与《创业史》一样，《南方有乔木》同样自觉书写伟大时代的现实浪潮，将主题定为“创业”，并将创业的主导者设定为一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女主人公南乔因为飞行员哥哥的牺牲，十分执著于载人无人机的研究，并梦想通过无人机技术提升救援、运输、交通等各个领域的安全性。她在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昭示了新时代优秀女性独立的品格。南乔与时榭如橡树与木棉并肩而立，紧紧相依，在并肩为创业事业奋斗的同时，竭尽全力地守护自己所珍视的爱情果实。这在彰显南乔独立的女性意识的同时也彰显了南乔的女性特质——她在坚毅执著的同时并非无情的工作机器，而同样是具有丰富情感的女性。

但与此同时，《南方有乔木》也被不少读者诟病为“玛丽苏”，由读者的接受出发，细读文本，我们也能发现《南方有乔木》中创作的不足之处与颇具症候性的问题，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启示。

对《南方有乔木》的批评，在豆瓣网上并不少见，如网友“隋混混”的评论：“无论是何种炫酷的玛丽苏桥段已无法打动我，因为它缺少真实的力量，自然就缺失了人性的光芒。”以及网友“yamagata”的评论“高级版玛丽苏，实在看不上男女主的做作，感觉在复刻大疆的创业史”，都只给这部作品打出了三星（满分五星）的评价。而在笔者看来，《南方有乔木》在反玛丽苏的同时，自觉地构建了一种新的玛丽苏，陷落在文化症候之中。

首先，《南方有乔木》是自觉反玛丽苏的。作者“小狐濡尾”就曾自道：我想写真正势均力敌的爱情关系，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个体，再一次歌颂“致橡树”一样的爱情：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种爱情平等、热烈、真诚，而又忠贞不渝。诚如上文所言，此书也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言情小说的套路，不再是那种“傻白甜”与“霸道总裁”的恋爱模式。小说以现实为题材，女主人公南乔虽出身优渥，却不依附于家庭，而是自觉投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之中，为自己的无人机梦想而打拼，并与男主人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并肩奋斗，打破了那种传统玛丽苏文中女主人公的公主幻梦，具有反玛丽苏的特质。

然而，与此同时，《南方有乔木》又在不自觉地构建一种现代性的“反玛丽苏的玛丽苏”。正如管雪莲所指出的：“玛丽苏式的女性形象，其意义是在启蒙与神话的交相辉映中完成对女性英雄主义的幻梦型形象及叙事范式的升级。”

在笔者看来，这种“反玛丽苏的玛丽苏”的症候在于两点：一、首先，小说所书写的男女形象都不是单薄的，也能体现作者的追求，但其人物背景似乎是过于显赫了，也容易与部分读者产生一种距离感，刻画与价值判断也存在某些问题。作者对无人飞机故事的书写的确通过借现实“大疆”公司的故事而见出功力，但部分幼稚的情节也给了读者一种不够真实、不切实际的感觉，有着甜腻之感，用许多读者的话来说就是有点“飘”，更像是一种现代神话。

二、其次，小说中的女性英雄形象与技术崇拜、理性崇拜相结合，抒写了现代“玛丽苏”的启蒙神话，但其神话之中又存在裂缝。从一方面来说，作者力图用女主人公的理性力量来反传统的玛丽苏文，但男女主人公的能力过于强大，并且因为作者笔力的欠缺，导致故事悬念不够。在故事虽有波动但“梗”较为老旧，同时也造成了启蒙神话的裂缝——高端的无人机科技所代表的启蒙神话从一开始并不能成为决定爱情的因素，父亲是否同意才是婚姻的关键。而一开始家长反对后来又理解子女的情节，又在读者意料之中，这就是小说的欠缺与悖论之处了。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视域，通过重读《南方有乔木》，发掘其独立的女性意识，阐明其鲜明的女性立场，并揭橥其文本裂隙中的玛丽苏症候——“反玛丽苏的玛丽苏”。同样，笔者也期许更多的网络文学评论专家可以对这本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作品展开深入研究，而有更多的优秀网络文艺作品能够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场上，深入鲜明地刻画现实，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警惕反玛丽苏的玛丽苏

——重读《南方有乔木》

□易文杰

